

國之將亡，哪有妖孽！

一切都起於忽略了經濟史教訓：一步錯，步步錯，再也難回頭。

富裕貧窮不是天注定，決策是否明智才是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教你從經濟史徹底看穿各國貧富運勢

搶先洞悉全球經濟脈動！

亞倫·比堤 著

Alan Beattie

許瑞宋 譯

Bono

搖滾樂團U2主唱 熱血推薦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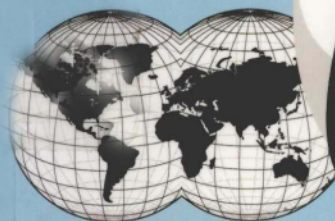
從經濟史徹底看穿
世界各國貧富運勢

為何統治者貪腐的國度反而富裕，
清廉正直者卻將國家帶往貧窮？

為何糧食不一定要自給自足，
選擇從國外進口反而明智？

為何美國繁榮興盛成為世界霸權，
阿根廷的經濟發展卻總是停滯不前？

同樣有豐富鑽石礦產，
為何波札那經濟快速成長，
獅子山卻長達10年處於內戰？



財信出版

2001年時阿根廷政府無力償債，國家財政破產。在過去兩百年來，該國享有的經濟機遇幾乎跟美國完全一樣，為什麼美國能繁榮興盛，阿根廷卻停滯不前？波扎那與獅子山共和國的鑽石蘊藏量都非常豐富，為什麼前者經濟成長率冠絕全球，後者卻陷入了十年的血腥內戰？為什麼只憑一小群農民就能挾持世界上最富有、最成熟的國家，隨心所欲地左右政策？為何統治者貪腐的國度反而富裕，清廉正直的領導者卻將國家帶往貧窮？

繁榮之路很少是顯而易見的，成功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原因，失敗者卻是不斷重蹈覆轍。國之將亡，沒有妖孽，有的只是各國領袖一再忽略經濟史教訓，犯下造成驚人災難的錯誤。在《國家的命運好好玩》中，亞倫·比堤列舉世界各國的成功與失敗實例，剖析歷史、政治、宗教、自然資源等因素如何影響人的決策，由此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更重要的是，這些決策將對世界經濟以及你我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

閱讀《國家的命運好好玩》，宛如進行一場充滿驚奇的世界經濟史之旅。在旅程中，經濟史會告訴你許多有趣的事實，甚至顛覆過往的認知。你會瞭解為什麼非洲不出產古柯鹼？為何歐洲人非得從秘魯進口蘆筍？鍵盤為什麼只有QWERTY規格？還有平反貪腐，但為什麼「好的貪腐」其實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各經濟體的現狀並非命定，是有選擇的，選擇是否明智決定了該國的成敗。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將助你瞭解更多事實，教你從如何經濟史教訓預測各國貧富運勢，搶先掌握世界經濟脈動！



亞倫·比堤法醫般的剖析，證明事實可以成為轉變的力量。
讓人們掌握事實，他們就能做對的事。

Bono 搖滾樂團U2主唱

ISBN 978-986-6602-81-8



9 789866 602818

FE034 NT\$320元 財信出版 Wealth Press
<http://wealthpress.pixnet.net/blog/>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

從經濟史徹底看穿世界各國貧富運勢

- 作者 亞倫·比堤 Alan Beattie
譯者 許瑞宋
總編輯 楊森
副總編輯 許秀惠
主編 金薇華·楊淑慧
責任編輯 陳盈華
行銷企畫 呂鈺清
發行部 黃坤玉·賴曉芳
視覺設計 陳文德
出版者 財信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10444南京東路一段52號11樓
- 訂購服務專線 886-2-2511-1107 傳真：886-2-2511-0185
郵撥 50052757 財信出版有限公司
部落格 <http://wealthpress.pixnet.net/blog>
印製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聯豐書報社
台北市大同區10350重慶北路一段83巷43號 電話：886-2-2556-9711
- 初版一刷 2010年3月
定價 320元

有著作權·侵犯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FALSE ECONOMY: A SURPRISING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by ALAN BEATTIE
Copyright © 201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WEAL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從經濟史徹底看穿世界各國貧富運勢
／亞倫·比堤（Alan Beattie）著；許瑞宋譯。
-- 初版。-- 臺北市：財信，2010.03
面；公分。--（財經趨勢；34）
譯自：False Economy: A Surprising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ISBN 978-986-6602-81-8（平裝）
1. 經濟史
550.9 99002206

國家的 命運好好玩



從經濟史徹底看穿
世界各國貧富運勢

亞倫·比堤 著
Alan Beattie
許瑞宋 譯

財信出版

目錄

4 序

7 第1章 抉擇

為什麼美國繁榮興旺而阿根廷則停滯不前？

45 第2章 城市

華盛頓特區為什麼沒有自己的國會代表？

75 第3章 貿易

為什麼埃及一半的糧食需求得靠進口？

103 第4章 自然資源

為什麼發現石油或鑽石往往得不償失？

129 第5章 宗教

伊斯蘭國家為何難以致富？

- 159 第6章 **發展政治學**
為什麼我們的蘆筍來自秘魯？
-
- 194 第7章 **貿易路線與供應鏈**
非洲為什麼不出產古柯鹼？
-
- 226 第8章 **貪腐**
印尼統治者貪腐但國家繁榮，
坦尚尼亞領袖正直但國家卻始終貧困，原因何在？
-
- 257 第9章 **路徑依賴**
為什麼熊貓會這麼沒用？
-
- 288 第10章 **結語**
事在人為
-
- 302 **致謝**
-
- 304 **參考書目**

序

小羅斯福可能是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他對跟自己有關的故事極感興趣。以下這則是他特別喜歡的。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有一位在華爾街上班的先生每天早上有一個習慣：在前往火車站的路上，他會停下來買一份報紙，瞄一下頭版，二話不說就將報紙遞還給賣報的男孩，然後進站上車走人。有一天，男孩終於鼓足勇氣，問他為什麼只看頭版。這位先生解釋說，他買報只是為了看訃聞。男孩說，但訃聞是在內頁啊。「老弟，」這位先生說：「我關心的混蛋如果死了，訃聞一定登頭版的。」

當時全球陷於蕭條的深淵，羅斯福總統正忙於拯救美國經濟。他努力維護經濟史上財富創造能力最強的體制，為此急遽擴大美國政府的規模。十年之後，在他卒於總統任內之前，他協助創立戰後國際管治體制，為飽受戰火與愚蠢孤立政策蹂躪的全球經濟重回開放繁榮之路奠定基礎。

儘管如此，羅斯福仍遭一些人詆毀，譬如上述故事中的華爾街人士，而這些人將持續受惠於他振興經濟的德政。羅斯福總統任內致力將資本體制從自毀之路上救回，但部分資本家卻極力抵制他。了解經邦濟世之道已經夠難了，但帶領國民完成使命無疑更艱難。

2007年爆發、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提醒我們，人類的進步是多麼的脆弱，隨時都可能打回原形。但這應該也提醒了我們，未來掌握

在自己手上。這爛攤子是我們搞出來的，但我們也有能力收拾妥當，走出困境。

只是我們必須克服一種經濟謬論——經濟前景早已命定，我們只能在巨大、無法控制的客觀力量下蹣跚前行。我們創造了大量的宿命迷思，以為可以解釋錯綜複雜的世界經濟史：若干經濟體（美國、西歐）總能富裕繁榮，而其他經濟體（非洲）則只會一直窮下去；某些宗教本質上不利於經濟成長；市場力量勢不可當；昂首闊步的全球化先鋒無往不利，不可能受挫退縮。

本書希望為讀者解釋一些國家、社會與經濟體是如何走到目前這種狀態的——是什麼決定了各大城市的面貌？為什麼某些國家會毀於貪腐，某些國家卻不會？為什麼當年羅馬帝國的糧倉如今成了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本書將告訴大家，這些經濟體、國家與區域的現狀並非命定的。國家是有選擇的，選擇是否明智基本上決定了國家的成敗。

經濟史不易講解也不好理解，原因有兩個。首先，經濟史必須將經濟與歷史這兩門治學方式截然不同的學科結合起來。歷史向來非常重視細節，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即曾（不滿地）稱其為「該死的事綿綿不絕」的學科。歷史著重敘述國家發展的方式、偶然扮演的角色，以及重要角色與事件的背景與影響。經濟學則是試圖從混雜的現象中歸納出普遍的法則，就經濟運作提供可靠、可驗證的預測，告訴大家某些行為必然導致某些後果。兩者皆有風險：歷史研究可能變成只是雜亂無章地累積事實，而經濟學則有淪為偽科學的危險——將複雜的現實硬套進過度簡化的理論模型中。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

其次，經濟史很容易陷入宿命論的窠臼。一項研究的目標時程若是以今天為終點，研究者總是很容易傾向從結局倒推出歷史歷程。史料浩如煙海，史學家總能找到某些事實，清楚明確地解釋事物的成因。但這種推論往往遭後來的史實所推翻，要不就是完全無法解釋為什麼處境類似的其他國家或經濟體會有不同的結局。

若想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而非僅記錄史實，我們就得停止以穿鑿附會替代歷史推論。汲汲於「歷史解釋」之微枝末節，很容易會墜入宿命論迷思。歷史上國家犯錯是有許多理由的。執政者的決定往往受特定利益集團驅策，犧牲國家的長遠利益以造就利益集團短期得益。但這種利益衝突是可以克服的。面對類似壓力、條件相若的國家可以選擇走不同的路。例如，發現石油或鑽石的國家多數會遭遇某種厄運，但並非所有國家皆如此。若干國家的確因遭受特定利益集團挾持而沉淪，但也有一些國家避免了這種災難。伊斯蘭信仰在某些時期的確拖累了某些經濟體的發展，但這並非無可避免的事。部分經濟體把握機會，從商品與服務市場全球化中大獲其利，但也有經濟體錯失良機。

歷史並非命定，也並非由宗教、地理、水文或民族文化決定。歷史是由人決定的。本書並非在拼湊一些彼此不相關的離奇故事，而是希望解釋人類如何塑造自身的命運，並說明當前的決策如何決定我們的未來。

既成事實永記史冊，誰也無法改變半分。但我們餘生及後代之劇本，大家仍可參與編寫。

第1章

抉擇

為什麼美國繁榮興旺而阿根廷則停滯不前？

大家都記得2001年9月11日早上那改變世界的連串可怕事件。大家都記得恐怖份子挾持的兩架飛機如何撞上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世貿雙塔。反抗西方資本體制的激進份子攻擊阿根廷，看來是自然不過的事，因為該國不但是世上最富有的國家，還是現代第一個全球超級強權。

三個月後降臨在美利堅合眾國的災難，記得的人就沒那麼多了。在沉重的披索外債壓迫下，美國聯邦政府宣告破產，美國民眾苦不堪言，對此有印象的世人並不是很多。美國經濟隨之崩潰，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失業民眾露宿紐約中央公園，在垃圾堆中撿破爛。但對此感到震撼的，只有那些一直以為美國仍是第一世界國家的人。

啊，不，以上和事實正好相反。但這一切並非必然。衝擊美國、進而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可能令世界陷入另一場大蕭條，我們理應戒慎恐懼，記取教訓。美國並不是不可能走上阿根廷的路，如果將過往的慘痛教訓拋諸腦後，美國仍可能在未來「阿根廷化」。

2007年的信貸緊縮，2008年已升級為全面的金融危機，但在歷史長河中，這場動盪估計僅是資本主義的又一次危機，而不是其終極危機。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

世界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已多次自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中復元，甚至也曾渡過可怕的蕭條。

每一次的教訓均大同小異。國家致富非僥倖，當局的抉擇決定了經濟路向。雖然有一些大致的規則可依循，但當下的路向是否正確有時並不清楚。不過，成功的國家一般均具備兩個條件：能從經驗中學習，彈性調整政策；政府不會被與國家整體利益截然對立的利益集團脅持。

美國與阿根廷走上了不同的發展路徑，但這並非歷史的必然。不過一個世紀之前，美、阿兩國還是條件相若的競爭對手。兩國均得勢於二十世紀初的首波全球化浪潮，均是年輕、富活力的國家，農地肥沃，出口商信心滿滿。兩國都把新大陸的牛肉出口到其歐洲殖民母國的餐桌上。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之前，阿根廷是全球最富裕的十個經濟體之一。十九世紀末，數以百萬計的義大利人與愛爾蘭人因本國貧困而外移，他們當時得為以下選擇苦惱一番：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是紐約？彭巴草原還是北美大牧場？

一百年後，這根本不再構成選擇。美國成了史上最成功的經濟體之一，而阿根廷則是失敗的典型之一。無能腐敗的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榨取本國人民的儲蓄，吃乾抹淨之後，就開始騙外資的錢。說起來，也只有那些對阿根廷昔日光輝念念不忘、對該國眼前的失敗視若無睹的投資人，才會蠢到願意借錢給阿國政府。

後見之明令我們與歷史學家均傾向認為，美阿兩國的國運是命定的：美國注定飛黃騰達，而阿根廷則鐵定停滯不前。我們或許會想，兩國

表面上的相似之處，足以令走投無路的義大利與愛爾蘭移民分不清楚優劣。但是，我們真的有本事明辨使阿根廷衰敗的關鍵因素嗎？

面對史實，即使我們不過是在拼湊事後諸葛式的解釋，也往往以為自己是在分析與解釋歷史。既成事實是一定會發生的，證據就是它們真的發生了。阿根廷的衰敗既然是既成事實，我們總能在該國豐富的史實中，找到地理、社會、環境與政治面的基本因素，解釋該國是如何注定走向衰敗的。

歷史學家的老話是這麼說的：在獅子學會講話前，歷史總是獵人書寫的。這話有些道理，但並非普遍真理；歷史上的失敗者也有其現代的擁護者。人們常忽略的是，大家總認為獅子與獵人的角色起初一經分配，就再也無法轉換。本書將告訴大家，各國所走的路，基本上取決於這些國家各自的選擇，儘管決策者未必意識到其決定的歷史意義。

想像一下，倘若美國跟阿根廷一樣，從第一世界淪為第三世界國家，現在我們能從該國早期歷史中找到多少因素（不管是深層還是表面的），洋洋得意地當作該國注定衰敗的證據？美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美國人的祖先遠渡重洋到美洲，是為了建立一個宗教絕對主義（religious absolutism）的家園；該國的誕生源自對殖民統治的反抗；美國備受尊崇的首任總統，警告國民不要涉入「外交糾紛」；美國人甚至堅持玩他們自創的運動，不在乎世界其他國家不懂這些玩意。另一方面，開放的阿根廷則從歐洲引進政治自由主義，以及優雅且富藝術美感的英式足球；孤立內向的美國則發明了自己野蠻粗暴的一套。很顯然，美國一定會閉關鎖國，犯下抵制經濟跨國融合的致命錯誤，對吧？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

和歷史宿命論幾乎同樣無益的，是試圖將一個國家、經濟體或社會的發展軌跡歸因於單一轉捩點。人們都喜歡聽故事，因此有關危機及其如何解除，我們通常不難找到象徵性事件，讓整個故事可以說得很動聽。但是，將因果關係限縮至單一事件，往往容易令人產生一種誤解，以為只要某件難解難分的事結果改變了，整個歷史的走向就會隨之改變。俗話說：損了一根馬蹄釘，丟了一個蹄鐵；損了一個蹄鐵，倒了一匹馬；倒下一匹馬，損失一個情報；損失了情報，輸了一場仗；輸掉一場仗，亡了國家。追根究底，國家興亡竟繫於一根馬蹄釘。但話說回來，一個國家若脆弱到會因為損失一個情報而倒下，不管那情報是否有收到，應該也不會長存。

在哈波·李（Harper Lee）小說傑作《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的開頭，敘事者思葛（Scout）提到她哥哥杰姆（Jem）十三歲時手肘嚴重受傷的事。思葛和杰姆爭論事件的起因，思葛認為關鍵事件是攻擊杰姆的人數年前闖進他們的生活。比思葛大四歲的杰姆則認為，關鍵事件要比這早好幾年，當時他跟一位新朋友初見面，對方提議跟住在附近的一位隱居者見面，而最後在杰姆遭到攻擊時出手相救的，正是這位隱居者。

他們的父親明智地說兩人都對。回到阿根廷，其實並沒有任何永久改變其國運的單一事件。我們無法宣稱某某事件令阿根廷從此無可避免地落後於美國。但該國的確犯了連串錯誤，而且這些錯誤有一定的模式。以打牌來比喻，阿根廷與美國拿到類似的牌，只是他們的玩法非常不同。

十九世紀下半葉，美、阿兩國非常相似，事實上一直到1939年仍然如

此，而且雙方的相似之處既非虛構，也不只是表面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來自「彭巴世家」的年輕阿根廷人在歐洲的名流社交場合出盡風頭。與此同時，在柏林與巴黎，神氣活現的美國人正在體驗歐式奢靡生活。兩者受矚目的程度不相伯仲，當時的相關記載足以為證。

好長一段時間，美阿兩國並駕齊驅。相對於非洲與亞洲多數殖民地，美洲殖民地很早即成功向歐洲帝國爭得獨立地位。組成美國的各州於1776年宣佈獨立，1789年組成一個新國家。當時南美從阿根廷到秘魯均是西班牙帝國的一部分，但在美國獨立戰爭勝利鼓舞下，阿根廷殖民政府1810年遭反叛者推翻。隨後英國兩度試圖攻佔布宜諾斯艾利斯，均遭擊退，當地人信心大增。1816年，阿根廷成為獨立的共和國。

兩國均面臨一場內部鬥爭，一派擁護中央集權式的政府，一派則希望各州或省保留更多權力。美國方面，各殖民地早在聯合建國的概念出現前就已經存在，沒人擔保這些殖民地真的可以組成一個共和國；而即使建國，也沒人可以擔保這國家會成功。立憲談判漫長、磨人、火爆，這些前殖民地之間的教派、傳統與體制差異非常明顯。1786年立憲會議首度召開時，後來成為創始州的十三個前殖民地，只有五個派代表出席。當時人口最多的維吉尼亞希望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按人口比例直接選出議會代表。人口較少的紐澤西則希望每一個州能有平等的權力。美國國會至今仍反映這兩派意見的折衷：眾議院的代表數基本上按人口比例選出，參議院則由每州選出兩位議員組成。

美國自視是偉大普世原則的化身，對這樣一個國家來說，立憲完全確立了美國人的身份認同，無疑是一種令人欣慰的想法。但事實上，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

這不過是神話般的想像。美國而立國格言「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真正得以確立，還得靠多場戰爭。此格言如今銘刻在美國硬幣上，但1789年獨立時，該國流通的貨幣數以十計，包括領導獨立運動的大陸議會（Continental Congress）所發行的「大陸幣」（continentals）、英國為破壞獨立運動而偽造的大陸幣，以及各州、市與其他國家發行的貨幣。國家銀行與單一「國債」（令聯邦政府得為各州債務負責）的創設，均曾遭遇強烈反對。部分最受尊崇的開國元勳，尤其是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認為中央集結了太多權力。

阿根廷方面，中央集權派與聯邦主義者之間的鬥爭也持續了數十年，前者希望所有稅收均由中央政府統籌分配，後者則希望各省能保留多數稅收。1853年通過的憲法確立了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分配制度。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持續緊張，1880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發起武裝抗爭，遭中央政府鎮壓，死傷2,500人，中央自此確定取得更大權力。1868至1874年間擔任總統的多明哥·薩緬多（Domingo Sarmiento）致力鞏固國家團結，他曾表示，阿根廷國民只要不互相殘殺他便心滿意足。薩緬多稱，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無疑很好，但他可以接受「和平、安寧與自由」。

表面看來，美阿兩國的經濟也很相似，兩者皆為農業國家，均向西邊的溫帶草原墾荒拓土。兩國的墾荒者——南美的高楚人與北美的牛仔——都被捧為國民勇氣、獨立與耐力的象徵。但細察之下，兩國的發展模式大不相同。美國選擇將新開墾的土地分給個人與家庭，而阿根廷則讓少數富有地主佔有土地。

自建立殖民地起，美國即有幸輸入北歐的許多農業技術，以及北歐人

的理想與抱負。東北部人口稠密的「新英格蘭」各州，農民多數來自英國、德國與荷蘭，都是人多地少的國家。這些移民將在自家小農場上深耕細作的傳統技術帶到美國。阿根廷的傳統則明顯不同，少數富有地主坐擁西班牙人留下的大莊園，延續殖民者留下的貴族精英主義。該國也面對勞力不足的困難，十九世紀稍後才有大量移民進入阿根廷，但該國必須靠其基本人員墾荒拓土。

兩國都向西拓荒，美國人奔向太平洋，阿根廷人則往安地斯山脈前進發，但兩者的墾荒方式大有差別。他們都遇到類似問題：在這片廣袤陌生的地域，美洲土著佔有明顯的在地優勢，但新移民的西拓勢不可當，因為歐洲人的科技水準實在比美洲土著優越太多。假以時日，來福槍與左輪手槍終可擊敗斧頭與弓箭。不過，土著的反抗仍影響了新疆域的形態。

美國鼓勵一般民眾墾荒，阿根廷則偏袒大地主。在亟欲西拓且資金短絀之下，阿根廷政府發現激勵拓荒的最佳方法，是將仍由土著據有的土地大幅預先出售，或是答應領軍掠地的將領可得土地獎賞。這是以績效決定報酬的極端形式：不擊潰土著，就得不到農地。但一旦打贏戰爭，勝利者已疲憊不堪，技術優秀的農工供不應求，新疆域距離東部沿海地區又非常遙遠。多數新地主只是簡單地以有刺的柵欄圍起大片草原，從事畜牧業。放養牛羊需要的人手較少，但以肥料與機械提升生產力的空間也不大。但阿根廷政府也不曾修正這個錯誤的開始。

特權因此得以鞏固。一小撮有錢有勢的地主世家控制了大片人煙稀少的牧場。阿根廷拓疆闢土，但社會結構並未因此改變多少。該國的歐洲移民從祖國的地主貴族制度中逃脫，卻在新大陸重建這一套，而且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

兩者相似之處並非僅止於表面。在1860與1870年代的農業商品化初期階段，阿根廷的地主階層相當鄙視農村生活與農業實務。許多地主都不願親自打理農場，他們住在城市裡，享受精緻物質與名流社交活動，浸淫在歐洲文學與音樂中，自成一國，自得其樂。新移民一旦躋身精英階層，也儼然出身貴族世家的模樣。上流社會對田園生活實在冷淡得可以，唯一顯露出一點熱情的，就是將馬球（貴族化的鄉村消遣）提升至象徵阿根廷優雅運動的地位。但他們以貴族精英化的方式推廣這項活動，1880年代成立布宜諾斯艾利斯賽馬會。這種精英主義頗富成效，十九世紀末，阿根廷一些世家子弟已前往英國最貴族化的伊頓公學（Eton）上學；少數人甚至夢想成真，跟有爵位的歐洲貴族結親。

相對之下，雖然美國將其擴張視為一種「天命」（manifest destiny），展示出一種專橫、甚至帝國式的野心，但西拓的方式仍較為民主。美國政府刻意鼓勵較平均的土地分配，讓一般家庭也能擁有小幅土地。當局雖然有時也大量出售土地，但強大地主階層崛起的可能顯然有限。拓荒者佔據的家庭規模土地，當局均承認其產權，這激勵了大量民眾向西拓荒。美國的牧場經營者也不像阿根廷同業那麼景仰英國的貴族學校，不必為如何送子女去讀這些學校耗費心思。而除了養牛，西部拓荒者也開墾了生產力較高的耕地，種植小麥與玉米。民眾大批西遷，東岸頓時空虛不少，但歐洲逃避貧困窘境的民眾源源湧至，充實了東岸的人口。至1850年代，美國每年輸入高達25萬的移民。

移民也湧至阿根廷，後來佔阿根廷人口的比例甚至高於美國。但這些移民來得較晚，而且技術水準較差。阿根廷低階農工的薪水，對貧困的歐洲人也未必有足夠的吸引力。農場生產力不彰，薪水因此不可能